

务实的语言规划

——序吴元华《务实的决策》

李宇明司长

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新加坡学者吴元华博士的大著《务实的决策——新加坡政府华语文政策研究》，即将在当代世界出版社付梓。此书由吴先生的《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1954 - 1965）》（1999年）、《华语文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景》（2004年）两部著作榫合而成，上部是他的博士论文，下部是他一系列的后续研究。两书合一，描绘了新加坡语言政策和华文生活的全貌，并由之可窥新加坡华文的发展前景。

我与元华先生尚未晤面，但已神交数载。大约是2003年，我曾向新加坡著名学者周清海教授讨教新加坡的语言规划，周教授向我推荐元华先生的《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1954 - 1965）》。吴博士治学严谨、广罗史料、持见公允的学术风格，当时就给我留下至深印象。2007年11月，我的同事王铁琨先生应邀到新加坡参加南洋理工大学举办的华语论坛，清海教授托他带来元华先生两部著作，并发来电子邮件，用他那永远是翩翩儒雅的口吻，告知元华先生的这两部著作即将在中国出版，希望我为之作序。接着元华先生也来电邮，表达索序美意。就我的学术水平和对新加坡的华文研究看，实无资格为元华大著作序。然盛情难却，盛事应襄，便应承下来。为了在序中说点靠谱的话，我还专门请教过华语研究专家郭熙教授和吴英成教授。

语言规划的主体是政府，核心是确定语言的地位。为保证语言地位而采取的包括法律、政策在内的一系列举措，也是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新加坡的语言规划，务实且有特点，在世界语言规划实践上具有独特地位，值得全面了解，深做研究。

新加坡是一个只有 682 平方公里的城市国家，公民及永久居民 350 万，另有非永久居民 75 万，计 420 余万。华人是主体民族，占总人口的 76 % 强，马来人 14 %，印度人 8.4 %，还有一些欧亚混血人种及其他民族。新加坡以马来语为国语，因为她是“马来海洋里的华人岛”（李光耀先生语），地理环境就是政治环境，新加坡国语的选择显然深受地理政治的影响。英语在新加坡呈现强势，是行政用语、国际贸易用语和教学的首要媒介语。当年殖民政府的语言，其地位没有削弱甚或增强，是新加坡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需要。制定这一语言规划的想法，是要保持与当年宗主国和英联邦的关系，利用世界上最强势的语言来获取各种利益，与世界发达经济体接轨，并且还能平衡国内各族语言。由此也说明，国外民族的语言也是国家重要的资源，不能轻视甚至敌视。在新加坡，华语、马来语和印度语也是官方语言，是本民族学生必学的第二语言，在这一层面上也体现了语言平等。

观察世界多数国家，其主体民族的语言往往就是国语和官方工作语言，同时也是教育、传媒等的主要语言，而新加坡的语言规划却没有遵循通例。新加坡的语言规划是依据其基本国情作出的，蕞尔岛国有如此重要的国际地位，与其语言规划不无关系。我国有 56 个民族 100 多种语言，有台湾地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语言的特殊性，语言生活要比新加坡复杂得多，敏感得多，语言规划也就更加需要智慧。分析国内外语言规划的经验与教训，包括了解新加坡语言规划的情况，对于科学制定中国的语言规划，十分必要。

谈新加坡的语言规划不能不重点谈谈华语。新加坡华语教育与使用，近年愈来愈受到官方及民间的重视，这不仅是因为华人

语言规划的主体是政府，核心是确定语言的地位。为保证语言地位而采取的包括法律、政策在内的一系列举措，也是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新加坡的语言规划，务实且有特点，在世界语言规划实践上具有独特地位，值得全面了解，深做研究。

新加坡是一个只有 682 平方公里的城市国家，公民及永久居民 350 万，另有非永久居民 75 万，计 420 余万。华人是主体民族，占总人口的 76 % 强，马来人 14 %，印度人 8.4 %，还有一些欧亚混血人种及其他民族。新加坡以马来语为国语，因为她是“马来海洋里的华人岛”（李光耀先生语），地理环境就是政治环境，新加坡国语的选择显然深受地理政治的影响。英语在新加坡呈现强势，是行政用语、国际贸易用语和教学的首要媒介语。当年殖民政府的语言，其地位没有削弱甚或增强，是新加坡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需要。制定这一语言规划的想法，是要保持与当年宗主国和英联邦的关系，利用世界上最强势的语言来获取各种利益，与世界发达经济体接轨，并且还能平衡国内各族语言。由此也说明，国外民族的语言也是国家重要的资源，不能轻视甚至敌视。在新加坡，华语、马来语和印度语也是官方语言，是本民族学生必学的第二语言，在这一层面上也体现了语言平等。

观察世界多数国家，其主体民族的语言往往就是国语和官方工作语言，同时也是教育、传媒等的主要语言，而新加坡的语言规划却没有遵循通例。新加坡的语言规划是依据其基本国情作出的，蕞尔岛国有如此重要的国际地位，与其语言规划不无关系。我国有 56 个民族 100 多种语言，有台湾地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语言的特殊性，语言生活要比新加坡复杂得多，敏感得多，语言规划也就更加需要智慧。分析国内外语言规划的经验与教训，包括了解新加坡语言规划的情况，对于科学制定中国的语言规划，十分必要。

谈新加坡的语言规划不能不重点谈谈华语。新加坡华语教育与使用，近年愈来愈受到官方及民间的重视，这不仅是因为华人

在新加坡的人口地位，更是因为华语的祖国——中国的快速发展。当然，在新加坡，华语的地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超越英语，华语的保持仍是新加坡语言规划必须正视的大问题。

中国的兴盛，不仅使华语在新加坡更获重视，而且在全世界的地位也更重要起来。汉语走向世界不只是中国之事，也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之事，新加坡理应（事实上也在）发挥重要作用。中、新合作，加快汉语在国际上传播的步伐，已经成为两国语言规划中需要协同的课题。一位新加坡很有见识的学者认为，促进华语的国际传播，涉及中、新两国的核心利益。言而有微，其见解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现在，不少学者都呼唤“大华语”意识。“大华语”者，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全球华人的共同语。各地华语尽管各有特色，但均表现出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且为普通话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华人社区的沟通带来了便利。正确认识、妥当处理各地华语与普通话的关系，从大华语视角考虑中国的语言规划（包括中国的语言传播规划），意义十分重大。

笔者在思考中国语言规划时，常从吴博士的著作中得到启发。书中的一些观点，曾为到新加坡进修的中国官员做过讲授，深得好评，称吴先生的课程，不仅利于了解新加坡的教育政策与语言政策，而且也有助于了解新加坡的公共管理政策和治国思维。由此相信，吴元华先生的这部著作定会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

感谢元旦假日，我能静心伏案。值除旧迎新之日，艳阳高照，冬风微寒，脑际油然浮出隋代薛道衡的诗句：“故年随夜尽，初春逐晓生。”虽非初春，似乎已有些春的气息了！

李宇明
2008年元旦

